

天空真藍

李崇仁



(前文提要：去年暑假，我們夫婦跟隨楊永明神父率領的朝聖團遠赴歐洲。旅程從法國的露德開始，接著轉往意大利的米蘭、都靈、佛羅倫斯、亞西西和羅馬，最後我們去到波赫的默主哥耶。)

默主哥耶 (Medjugorje) 是一座小山城，位於波斯尼亞與赫塞哥維納共和國 (Republic of Bosnia and Herzegovina，簡稱「波赫」) 的南部。這個國家屬於巴爾幹半島 (The Balkan Peninsula) 諸國之一，首都是薩拉熱窩 (Sarajevo，或譯「塞拉耶佛」)。依照地理學的定義，巴爾幹不算是一個半島，而是歐洲東南部一片很廣闊的土地，遠古時期已有人在此居住。羅馬帝國最興盛時曾征服這土地並設立行省，保祿宗徒在《羅馬書》15:19 說：「我從耶路撒冷及其四周，直到依里黎苛，傳遍了基督的福音。」保祿說的依里黎苛便是今天的巴爾幹地帶，至於他有沒有到過波赫或者默主哥耶便無從稽考了。

巴爾幹接壤歐亞兩洲，是政治和軍事的重要地帶，加上民族與宗教多元而不共融，故此二千年來這裏爆發過無數次戰爭，列強輪流佔據這一帶，而這地域被稱為歐洲火藥庫。1908 年時波斯尼亞和赫塞哥維納地區被強大的奧匈帝國 (Austro Hungarian Empire) 兼併。1914 年 6 月 28 日奧匈帝國皇儲斐迪南大公爵 (Archduke Franz Ferdinand) 夫婦在薩拉熱窩遭塞爾維亞 (Serbia) 的激進民族主義者刺殺，奧匈帝國於是向塞爾維亞宣戰，雙方的盟國紛紛參與，觸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1918 年大戰結束，波赫成為新建立的南斯拉夫王國 (Kingdom of Yugoslavia) 之一部分。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南斯拉夫成立共產黨政府，罷黜君主制，建立了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 (Socialist Federal Republic of Yugoslavia)，波赫很自然加盟了這個聯邦。1990 年代南斯拉夫聯邦解體，各加盟共和國陸續宣佈獨立，並因爭奪領土及族裔統治而爆發內戰。波赫在 1992 年獨立，但居住於波斯尼亞的塞爾維亞族人計劃自己獨立成一個新的國家，遂組兵包圍首都薩拉熱窩，與波赫政府軍展開了長達四年的薩拉熱窩圍城戰。這是現代戰爭史上最長的圍城戰役，雙方都傷亡慘重。圍城期間，一對同是 25 歲居住在薩拉熱窩的戀人想一起離城逃避戰火。男方是塞爾維亞裔的東正教徒，女方是波斯尼亞裔的回教徒，二人雖然族裔和宗教不同，但相戀多年。1993 年 5 月 19 日兩人踏上出城的橋上時被軍隊射殺，他們屍身相擁的照片給各國傳媒刊登，震動世界。香港歌手鄭秀文有一首歌名為《薩拉熱窩的羅密歐與茱麗葉》，便敘述了這個盪氣迴腸的烽火愛情悲劇。

戰爭於 1995 年落幕，儘管波斯尼亞人和塞爾維亞人仍然懷有無法抹滅的心結，這地區的局勢大致上已安定。我們去年來到波赫時，再嗅不到任何火藥味。稍為可惜的是我們的行程不包括薩拉熱窩，不能到這飽受戰火摧殘的歷史名城憑弔。畢竟這是一次朝聖之旅，我們到波赫的目的地是距離首都薩拉熱窩西南約 155 公里的默主哥耶。



杜布羅夫尼克

默主哥耶沒有國際機場，我們從意大利羅馬到那裏，要取道鄰國克羅地亞 (Croatia) 的杜布羅夫尼克 (Dubrovnik)。這城市在亞德里亞海 (Adriatic Sea) 之濱，對岸是意大利長靴馬刺的位置，風景怡人，是巴爾幹的旅遊勝地，被譽為「亞德里亞海之珠」。杜布羅夫尼克歷史悠久，約一千年前已有人在此興建城堡，這城堡經歷數次拆卸及重建，現今所見的也已矗立了六百多年，而且保存得十分完整。我們有半天時間遊覽杜布羅夫尼克古堡內的舊城區，楊神父在著名的聖巴拉斯教堂 (St. Blaise's Church) 為我們主持彌撒，並特別以兩枝蠟燭交叉成十字，

中間用紅色繩帶縛著，放在每位教友喉嚨前祝聖我們的喉嚨，呼求殉道聖人巴拉斯主教向上主轉禱，求主醫治各人的喉疾及任何其他疾病。原來聖巴拉斯不但是杜布羅夫尼克的主保聖人，也是喉嚨病患者的主保聖人，相傳他曾行過神蹟，把一個快要被魚骨鯁喉致死的小童拯救過來。楊神父替我們祝聖喉嚨後，每人都嚟子甜美，以後數天在默主哥耶唱聖歌和唸經時都語音鏗鏘，特別響亮。彌撒後我們在城內的小街觀光，也信步踱往海旁，並攀爬上古城城牆。萬物皆會說話，我去到一個陌生的國度，總會以心靈去傾聽當地一山一水、一磚一木訴說這裏的段段滄桑。

我們黃昏時才離開克羅地亞的杜布羅夫尼克，驅車前往這次朝聖之旅的終站—波赫的默主哥耶。兩地相距約 135 公里，行車時間需要兩個半小時。抵達默主哥耶時已接近晚上九時，我們下榻的朝聖旅館東主一家人都很熱情地接待我們，他們與楊神父及一些團友都很稔熟，也很快和其他各團友產生親切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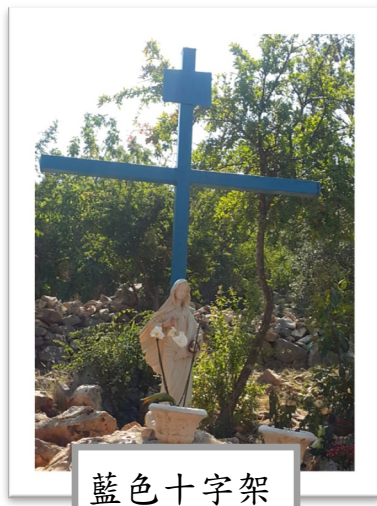
默主哥耶聖母



為甚麼要來默主哥耶呢？有些人從未聽過這地方。據說 1981 年 6 月 24 日，聖母瑪利亞在當時仍屬南斯拉夫的這條小山村向六位少年及兒童顯現。這六人是四女兩男，最年長的當年有 17 歲，最年輕的則只有 10 歲，他們被稱為「神視者」(visionaries 或 seers)。聖母在默主哥耶藉著神視者給世人的訊息是「和平、悔改、守齋、補贖、祈禱」。又據說三十多年來聖母仍每天向其中三位神視者顯現，其餘三人聖母則答應在他們有生之年每年向他們顯現一次。儘管神視者說得信誓旦旦，言之鑿鑿，當地教區的幾任主教卻都否認聖母在默主哥耶顯現。梵蒂岡曾組成幾個委員會調查這事，但到今天仍未有定案。換言之，教廷未承認或否認默主哥耶聖母顯現事件。然而，教廷容許教友自行組團前往默主哥耶朝聖。現今每年超過一百萬名不同國籍與宗教的朝聖者來到默主哥耶，自 1981 年起，已有五千萬人以上來過。很多人在此深受靈性感染，或者心靈與身體得到治療，又或者目睹一些異象神蹟，他們離開時有些人信德滿盈，有些人決意皈依，使默主哥耶結出累累佳果。

默主哥耶朝聖的首要活動是登上顯現山 (Apparition Hill) 祈禱。這山原名是潑布豆山 (Mount Podbrdo)，不算是高山，山路也不太陡峭，只是沿路佈滿嶙峋的石塊，所以並不好走。我們一面上山一面誦唸玫瑰經，途中遇到很多來自全球各地的朝聖者，他們上山時也以自己的語言在誦唸玫瑰經，有人脫掉鞋子赤足走上山以示虔敬。走了大約三十分鐘我們去到聖母首次顯現之處，這裏矗立了一尊聖母像，面貌莊嚴而又慈祥。她右手在胸表達對世人的憐憫，左手向前展開，是指引世人要跟隨她聖子耶穌的道路。聖母在加納婚宴向人說：「他 (耶穌) 無論吩咐你們甚麼，你們就作甚麼。」(若 2:5) 這句話便是整部新約的精髓，望著這尊聖母像，就好像親耳聽到聖母在說這句話。

山下有兩座藍色的十字架，就在田野小徑旁邊，並不接近聖母第一次顯現的地方。當時南斯拉夫無神論的共產政權禁止信徒在聖母山聚集，於是教友們在山下比較隱蔽的地方聚會，並先後豎立兩座木製的十字架為記號，聞說後來聖母也有在此顯現。為甚麼十字架是藍色的？因為其中一位神視者想把十字架髹上漆油，而他的家中只有一罐藍色的油漆，於是十字架便髹上藍色。後來木十字架不知為何起火燒燬，人們便在原地豎立兩座金屬的十字架代替，並在化驗室重配當年的油漆，把十字架再髹上原本的藍色，便是現在的藍色十字架。這件事表面很有趣，想深一層其實十分悲壯。今天我們可以自由地來到



藍色十字架

這裏祈禱，公開宣認自己的信仰，但當時的人在壓迫中堅守信德是如何艱難及需要多大的勇氣。幸好天主及聖母一直在扶持和保護他們，使他們安然避過災劫。而他們也全心歸向天主及聖母，義無反顧，無畏無懼。

默主哥耶小鎮的大教堂是聖雅各伯堂 (St. James Church)，這位雅各伯是耶穌十二宗徒之一，他也是朝聖者的主保聖人。早於十九世紀末默主哥耶已建立了聖雅各伯堂，舊教堂因地基不穩後來被拆卸。現今的聖雅各伯堂於 1969 年建成，今年剛好慶祝金禧紀念。這教堂的特式是有兩座高聳的尖塔，氣派非凡。教堂內也十分寬敞，可容納超過二千名信眾。回想五十年前默主哥耶一帶只是窮鄉僻壤，人口稀少，根本不需要如此宏偉的教堂。誰料新教堂建成後十二年聖母在此地顯現的消息傳遍世界，默主哥耶成為著名的朝聖地，偌大的聖雅各伯堂便大派用場了。一百多年前以朝聖者主保命名的教堂，今天接待千千萬萬位朝聖者，難道這不是冥冥之中的定數嗎？

聖雅各伯堂背後有一個很巨型的廣場，廣場正前方搭有一座圓型的祭台，大型彌撒時可容幾百位神父一起共祭，而祭台下一排排密麻麻的座椅可給數以萬計的信友使用。每天晚上這廣場上都有朝拜聖體及聖體降福的活動，我在默主哥耶四晚共去了兩次，與來自全球各地的教友一起向基督的聖體致敬時，我特別享受那祥和及共融的氣氛。



聖雅各伯堂

從默主哥耶向上眺望，看見最高的山峰是克里熱夫齊山 (Krizevac Mountain)。1933 年時當地人為了紀念耶穌在十字架上犧牲一千九百週年，在這山頂上豎了一座高聳入雲的十字架，梵蒂岡特別送出一塊耶穌捨生聖木的碎片藏於這十字架的基座。從此，人們便稱這座山為十字架山 (Cross Mountain)，巨大的十字架光照默主哥耶及其鄰近的鄉鎮，很多朝聖者都會攀爬上這高山瞻仰那十字架。我們在默主哥耶鎮內只要抬頭便看到這十字架，有些團友很早起床上山去朝拜。我舉目望上去，覺得很遙遠和陡峭，自忖體力未必可以應付，所以沒有參加。後來知道有些年紀比我大的教友都去了，他們說登山沒有想像中困難，只需有毅力便可成功。我佩服他們之餘，也因為他們可以在高山上與主相遇而替他們高興。

默主哥耶近郊有一所兒童庇護中心，名為聖母村 (The Mother's Village)，由方濟會主辦，1993 年波赫內戰時成立，收容在戰爭中失去父母的孤兒和家庭破碎的兒童。楊神父安排我們專程去到聖母村探訪，院方因為要保護兒童的私隱而沒有安排我們和這些孩子見面，但管理員很詳細地講解中心的歷史和日常運作。我們離去前在中心的小商店購買一些院童製作的工藝品以示支持及關愛，也祝願他們在聖母的護蔭下感受到和煦的春暉。



聖寵之母聖母像

很多默主哥耶朝聖者會往西北走 32 公里到一個名叫迪賀珍納 (Tihaljina) 的小鎮造訪，楊神父也帶領我們去了。來這小鎮的目的，就是去聖母無原罪教堂 (Immaculate Conception Church) 看那尊美麗絕倫的聖寵之母聖母像 (Our Lady of Grace statue)。我在世界各地的教堂見過無數聖母像，這一尊肯定是我見過最美麗的聖母像之一，難怪很多默主哥耶的書籍和紀念品都印上這聖母像。世上真的有幸親眼目睹聖母顯現的人有如鳳毛麟角，所以聖母是怎樣的只在人們想象之中。當我在這教堂見到這尊聖母像，我不禁驚嘆，聖母的相貌應該就是這樣的。塑像呈現出的聖母清麗秀雅，明艷無雙，披上白色的頭巾，穿上粉紅色的長衣，粉藍色的外袍，顯得飄逸絕塵。她頭戴十二顆星的榮冠 (參考《默示錄》12:1)，但這些星星總不及她明媚的眼睛，以慈悲的目光凝視來訪的兒女。她雙手張開，在歡迎遠道歸來的遊子。我們在這尊聖母像前千迴百轉，不忍離去。

然而，最終我們也要離開。我們從迪賀珍納往東北走 32 公里來到一個名為史洛其比齊 (Siroki Brijeg) 的小鎮。這個鎮有一座聖母蒙召升天教堂 (Church of the Assumption of the Blessed Virgin Mary)，亦是隸屬於方濟會的。教堂建於山城之頂，宏偉莊嚴，教堂內氣氛祥和，有誰想到七十多年前這裏發生了一宗集體殉道的慘劇。1945 年 2 月，南斯拉夫共產黨軍隊來到這教堂及其隔鄰的方濟會修院，迫令三十名神父及修士棄教。但各人堅守信仰，不肯屈服，最終遭南共軍隊殺害，其中十二人藏於地窖內被活活燒死。前後數年，南共軍隊在史洛其比齊鎮屠殺了六十六位方濟會神父及修士。梵蒂岡正在搜集這六十六人的詳細資料，計劃把他們封為殉道聖人。我滿懷虔敬的心在教堂內對著這六十六位殉道者的遺照致敬。南共軍隊的暴行沒有嚇怕波赫人民，反而殉道者的芳表激勵更多人歸向上主，使這裏的教會日益壯大。



在默主哥耶匆匆度過四個晚上，我們第五天早上離開這小鎮，也是取道克羅地亞賦歸。在前往斯普利機場 (Split Airport) 途中，我們去了一個叫維比力 (Vepric) 的小鎮，楊神父帶我們到露德聖母聖地 (Shrine of Our Lady of Lourdes) 參觀，並在一個酷似法國露德的聖母巖前為我們主持露天彌撒，使我們重溫兩週前在法國露德的回憶。最後我們在斯普利搭機回巴黎，抵達巴黎後眾團友各奔前程，這次十七天的歐洲朝聖之旅也曲終人散。

人們都說默主哥耶是一個充滿神蹟的地方，很多人聲稱在雲中看見聖母或天使，更多人見到太陽跳躍及旋轉，不少人目睹這些神蹟後全心皈依。我在默主哥耶卻一件異常的事也沒有看見，這次旅程我也沒有脫胎換骨的體驗。然而每天我看到日出日落，白雲變幻，斗轉星移，在最平凡無奇的自然現象，我已經欣賞到天主創造宇宙的神蹟。《若蘇厄書》10:12-13 記載天主曾使太陽和月亮停止運行，所以我覺得即使太陽在天空舞動也不必過份驚訝。但世人總喜歡看到一點異象。希臘文中的「神」theos 這個字源自另外一個字 theasthai，意思是「觀看」，因為希臘人會從默觀萬物中感受上主。所以有人希冀見到徵兆，這也是人之常情。不過耶穌說：「邪惡淫亂的世代要求徵兆，但除了約納先知的徵兆外，必不給它其他的徵兆。」(瑪 12:39) 因此，對那些超乎常態的現象我從不會趨之若鶩。我反而會深思，如果聖母真的選擇在默主哥耶顯現，她給巴爾幹這片土地帶來的訊息有備受遵從嗎？據聞聖母十五次向神視者說自己是「和平之后」，但她顯現後的十多年波赫長期受戰火蹂躪，見不盡一雙雙悲慘的羅密歐與茱麗葉，渡不完一個個痛苦煎熬的碧血長天。聖母想給人類締造和平，但人類偏偏好戰，仁慈的聖母只能掩面嘆息。

究竟聖母有沒有在默主哥耶顯現？教廷窮幾十年時間，傾盡人力物力去調查，到今天還沒有結論。我區區一個平信徒在默主哥耶逗留短短數天，又怎可能下斷語呢？聽說即使他日教廷承認了默主哥耶事件，這也不會是當信的道理，教友仍可抱有懷疑。西方有句名言：「你可以在某些時間愚弄所有人，也可以在所有時間愚弄某些人，但你不可能在所有時間愚弄所有人。」(You can fool all the people some of the time, and some of the people all the time, but you cannot fool all the people all the time.) 我還要加上一句，任何人都不可能在任何時間愚弄天主。默主哥耶事件的真偽，始終會水落石出。

我從默主哥耶發出很多照片給遠方的親友觀看，收到其中一個的回應只有四個字：「天空真藍」。的確，我在世界很多地方都見過蔚藍的天空，但覺得默主哥耶一帶那碧藍如洗，一塵不染的天空顯得特別清澈明媚。在這片藍天覆蓋下，深邃的穹蒼並非遙不可及。此情此景，人與萬物渾然一體，神魂無比愜意舒暢，幸福的感覺油然而生，好像投進了穿著湛藍長袍的聖母之懷抱中。